

第六期

中国方言学报

- 论汉语方言“字音类”的历史比较……………侯兴泉
- 湘西南苗瑶平话远指代词的特殊语序……………胡 萍
- 广东四会粤语蟹流摄的异调分韵与连读变韵……………黄拾全
- 安徽宿松方言的语气词“也”……………黄晓雪 朱洪慧
- 从湘赣方言韵尾之别看“吴楚方言连续体”的性质……………李 佳
- 湘语的异读与小称变调……………李冬香
- 河南内黄方言动趋式动词的变韵……………李学军
- 甘肃汉语方言人称代词……………雒 鹏
- 山东青岛方言中的谓词变韵现象……………孙 彦
- 吴语处州方言的异读与历史层次研究……………王文胜
- 湖北英山方言的“VP有”和“VP不”……………项 菊
- 粤东闽语古全浊声母的清化……………徐馥琼
- 苍南蛮话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性质……………徐丽丽
- 从普适性自然演化的角度观察语言关系和语言变迁……………麦 耘
- 湘赣客三方言异同之量化分析……………徐子谦 陈利砣
- 山西方言通摄阳声韵字白读现象考察……………薛志霞
- 凤凰县沱江方言声调的演变及原因……………邹晓玲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方言学报

第六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方言学报. 第六期 /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1942-9

I. ①中… II. ①全… III. ①汉语方言—丛刊
IV. ①H1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40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ZHONGGUÓ FĀNGYÁN XUÉBÀO

中国方言学报

第六期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中国方言学报》编委会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942-9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¼

定价: 32.00 元

编辑说明

本期发表的文章是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7届学术年会(2013年12月,广州)的论文,个别篇目是特约稿。所刊出的各篇均通过匿名审稿。

本期执行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冯爱珍 李 蓝 麦 耘 沈 明 项梦冰 赵日新

编务:

李 琦

对各位匿名审稿人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支持谨致谢忱。

目 录

论汉语方言“字音类”的历史比较	侯兴泉	1
湘西南苗瑶平话远指代词的特殊语序	胡 萍	15
广东四会粤语蟹流摄的异调分韵与连读变韵	黄拾全	28
安徽宿松方言的语气词“也”	黄晓雪 朱洪慧	36
从湘赣方言韵尾之别看“吴楚方言连续体”的性质	李 佳	43
湘语的异读与小称变调	李冬香	60
河南内黄方言动趋式动词的变韵	李学军	69
甘肃汉语方言人称代词	雒 鹏	83
山东青岛方言中的谓词变韵现象	孙 彦	92
吴语处州方言的异读与历史层次研究	王文胜	103
湖北英山方言的“VP 右”和“VP 不”	项 菊	119
粤东闽语古全浊声母的清化	徐馥琼	133
苍南蛮话古全浊声母今读浊音的性质	徐丽丽	145
从普适性自然演化的角度观察语言关系和语言变迁	麦 耘	156
湘赣客三方言异同之量化分析	徐子谦 陈利砣	170
山西方言通摄阳声韵字白读现象考察	薛志霞	181
凤凰县沱江方言声调的演变及原因	邹晓玲	193

论汉语方言“字音类”的历史比较*

侯兴泉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州 houxingquan@gmail.com)

提要 本文在阐明“字音类”和音类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古字音类今读分合在汉语方言历史比较中的依据、内容、方法和意义。文章提出古字音类变化率和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这两个适用于汉语方言字音类历史比较新概念:前者适合做单个方言古今字音类的比较,后者适用于跨方言字音类的比较。

关键词 字音类 音类 古字音类变化率 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

“字音”指的是汉语最小音义结合体(字)的语音形式。如王洪君教授(2008: 321)所言:“‘音节—语素’(也即我们常说的字)这种‘一音节一义’的小单元是汉语的最小句法韵律自由单位。”因此,字音在汉语的语音层级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音类层面乃至语流层面的语音变化都受字音的影响或制约。字音还跟语义构成汉语语法中最基础的一个单位——语素,因此字音也是汉族人最容易感知到的一个语音单位。汉人自古就很重视对汉语的字音进行分析和运用。先秦时期,汉人就已经可以灵活地运用字音的韵腹和韵尾进行押韵。魏晋时期又发现了四声并成功将其运用到诗歌的创作中。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又学会了梵文的注音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汉字的注音中,于是有了反切的发明及其在韵书中的大量运用。在分析反切的过程中,又发明了声类、韵类、调类等概念,并用一些常用的汉字来记录这些音类。声、韵、调等音类概念的出现大大推进了等韵学的发展,使传统音韵学迈进了一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方言分区语音特征的层级和主次研究——以粤桂毗连地区汉语方言区片划分为例”(批准号:12CYY008)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初稿题《论方言比较中的音节比较》,曾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7届学术年会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承蒙与会的刘俐李、李连进、曾南逸等先生以及学会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本文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重点讨论汉语音节层面的历史比较。术语方面,本文接受王洪君先生的建议,把“音节类”改为“字音类”。诚挚感谢对本文提出批评意见的各位先生!

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语言学的进展。

高本汉(1915-1926)将《切韵》音类框架跟现代方言进行比较的开创了一种研究范式,深深地影响着汉语方言学界,以致当下的汉语方音描写和比较都深深地打下古音类的烙印。然而,在音类比较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似乎将跟音类密切相关的字音及字音类的比较淡忘了,又或者有意无意地把音类比较等同于字音类比较了。

本文在厘清音类和字音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字音类的历史比较,并阐明字音类的历时比较在汉语方音比较中的地位。本文所用的汉语方音材料全部来自《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为了方便计算字音类的数量,我们利用郑锦全(C. C. Cheng)等先生制作的 CCCorpus: Corpus Processing 软件^①来统计数据,该软件把《汉语方音字汇》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字音全部输进软件的数据库中,还增加了域外对音的材料,检索起来非常方便。

壹 字音类和音类

1.1 字音类的定义

“字音类”或称“字类”(classes),是根据字音的组成成分(音类)所划分出来的汉字读音的类。由于字的读音具有时间性,我们把根据古音类所划分出来的字音类称作“古字音类”,把根据今音类所划分出来的字音类称作“今字音类”。字音同时还具备空间性,即某一类字的读音在不同的方言中其读音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这为不同方言间的字音类比较提供了可能。

Classes 这个概念最早由赵元任和胡适(Yuen R. Chao & Suh Hu, 1916)提出,他们区分了 classes 和 actual sounds 两类性质不同的语音,其中 classes 指的是语音的历史分类(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根据它把所有的字用声母、韵母和声调来分类^②。《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2002)的译者把“classes”译为“音类”,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容易跟传统音韵学中的声类、韵类和调类相混。从赵、胡论述的具体内容来看,“classes”翻译为“字类”或“字音类”似乎更为妥当,即根据声母、韵母或声调把所有的字分出一个一个的次类,而且他们特意强调“classes”指的是语音的历史分类,其所指

^① 有关 CCCorpus 软件的详细介绍,请参看 Chin-Chuan Cheng(1997)。

^② 英文原文是:Classes vs. Actual Sounds. — A good deal of confusion and much of the actual complexity of sound correlation will be better understood if we emphasiz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1) the historical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which all words are classified by their initials, finals, and tones, and (2) the actual sounds with which they are pronounced.

更接近我们所说的“古字音类”。

1.2 字音类和音类的关系

“音类”是字音构成成分的分类。传统音韵学把字音分为声、韵、调三类,西方音系学则把语音分为辅音和元音两大类。由于声、韵、调或元音、辅音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若干小类,因此音类内部细分也有不同的层级。不同历史时期的音类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因此音类也可按时间分为古音类和今音类。由于字音类是根据音类来划分的,因此两者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在语音演变上,某一音类的演变与由该音类构成的字音类之间的演变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其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音类变了,跟音类相应的字音类也跟着改变。例如,有些汉语方言如四邑片粤语的古透母今读多为h,跟古晓母读音相同,古透、晓两个音类发生了合并,同韵调的古透母字音类及古晓母字音类也会随之发生合并。

第二种情况,音类变了,但是跟音类相应的同韵调的字音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例如,厦门话古非母和古奉母今读都有p、ph、h三种读音,古代的两个不同的音类在现代厦门话中完全合并。但是厦门话古非母字音跟古奉母字音今读却只有2%的字音(总共2个)发生了合并。

第三种情况,音类没变,跟该音类相应的同韵调的字音类却变了。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构成字音类的其他音类发生了变化。例如,粤语古微母和明母今都读双唇鼻音,古微、明母在音类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粤语很多古微母字和古明母字读音却一致了(如“万=慢”,“网=莽”等),这是因为古微母和奉母字的介音或声调发生了变化,本来是互补的两类字音现在开始出现合并。

由于字音类跟音类的所指并不相同,因此它们在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位也会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乃至方言语音分区的实践过程中,都应区分字音类和音类这两个不同层级的语音特征。侯兴泉(2013)从汉语方言区片划分语音标准的层级角度出发,提倡“方言区的划分标准最好使用音节层面的音节类或字类分合特征,方言片的划分最好使用音类分合特征,方言小片的划分最好使用字音类或音类分合的音值特征”。这篇论文首次在理论上明确提出字音类和音类的不同,应区别对待。本文将在侯兴泉(2013)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语方言字音类的历时比较及其意义。

贰 字音类的历史比较

跟音类相似,字音类不仅可以运用在汉语方言的共时比较,也可以用于汉语方言的历史比较。共时比较多使用今字音类,而历史比较则多使用古字音类。本文重点讨论字音类的历史比较,侧重探讨古字音类今读在历史比较中的可行性以及具体的比较内容。由于《切韵》系韵书给方言间的历史比较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参照坐标,因此本文所说的古字音类也主要基于《切韵》系韵书所提供的中古字音框架,如古並母字音类指的是中古並母所辖字音的集合,古全清入声字音类指的是中古全清声母和入声构成的字音的集合。

2.1 古字音类可用于历史比较的依据

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两种或几种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音对应,确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和这种亲属关系的远近,然后拟测或重构它们的共同源头——原始形式”(徐通锵,1996:71-72)。由于汉语的各大方言都跟《切韵》系韵书所反映的中古音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基于《切韵》系韵书的古字音类可有效地运用到汉语方言间的历史比较中。理由如下:

第一,现代汉语方言跟中古汉语有源流关系,故反映中古音的《切韵》系韵书所提供的音类及字音类框架可为现代汉语方言跟中古汉语之间的比较提供参照点;反过来,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也可以反映中古字音类从古至今的变化事实。

第二,中古字音类是一组根据古音类所划分的音义结合的字音的聚合,古字音类在各方言中都有较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这符合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并有利于排除偶然的语音对应。

第三,由于语音时刻都处在变化之中,因此中古某一字音类在今方言中的读音一定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这些不同的变异有利于我们确定各个方言之间亲属关系的远近,同时也利于我们重构它们的原始形式。

第四,中国古代政权历来都很重视韵书的编撰与修订。不同时期的韵书、韵图等资料为我们了解字音类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我们估算汉语方言字音演变的相对时间提供了参照。

古字音类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某字音类在方言中依然保持独立,只是字音(音节)数目发生了变化;第二,某字音类跟另一个字音类发生了合并(程度会有所区别)。前者是分,后者是合。但是分合是相对的概

念,同一个字音类在某一方言中依然保持独立,但是在另一个方言中可能已经跟别的字音类合并。因此我们既可以通过同一个字音类的分合也可以根据多个字音类之间的分合关系来确定方言之间的关系及其远近。

2.2 单个字音类的历史比较——古字音类变化率

单个字音类的变化情况在各个方言中会有同有异,有的字音发生了合并,有的字音出现的异读。合并就意味着字音的减少,异读多字音就会增多。为了比较同一个字音类在今天不同方言中的表现,我们提出“古字音类变化率”这个概念。

古字音类变化率(Changing rate of ancient Ziyinlei,简称 CRAZ)等于古音节类数(G_n)减去古音节类今读数(J_n)后再除以古音节类数。通过这个参数可以观察某一类字音从古到今的变化及其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CRAZ = (G_n - J_n) / G_n$$

如果 $CRAZ=0$,说明古字音类的字音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如果 $CRAZ > 0$,说明 $G_n > J_n$,古字音类今读的字音数量减少了,说明这类字音发生了内部合并;如果 $CRAZ < 0$,说明 $G_n < J_n$,古字音类今读的字音数量增加了,通常是因为增加了异读(一个字音有多个读音)。

下页表一是古日、疑母三等字音古今变化比较表。从表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古日母三等字音数量在表中所列的 10 个方言里都比中古时代的字音数量少,说明古日母三等音节从古到今的变化趋势是字音数量减少,只是不同的方言减少的程度不同而已。其中北京话和阳江话减少或合并得最为厉害(减少或合并了 30% 的字音),厦门话则只是减少或合并了 7% 的字音。疑母三等字音的今读情况在粤、客、赣、湘、吴诸南方方言及北方官话中也基本上呈减少或合并的趋势,唯独闽语厦门话和福州话呈上升趋势,均增加了 10% 的字音,其原因在于闽语大多有复杂的文白异读系统,即古代同一字音在今天的厦门话和福州话中通常会有多个读音。由此可见,通过古字音变化率这个参数可以较易地发现古代某个字音类在今天方言中的合并及增加的情况。其中字音的增多更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古字音数的合并或减少是汉语语音演变的总趋势,如果某个古字音类在某个方言中突然呈增多的趋势,多是由于这个方言的这些字音存在异读。由于异读通常是由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引起的,因此古音节类变化率这个参数可作为研究语言或方言接触的一个重要参数。

由于单个古字音类的字音减少和增多在方言中的表现多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的区别,因此这个参数在方言间的亲属比较中区分度不够明显。该参数较适合作单个方言古今字音类的比较用而不太适合于跨方言间古字音类的比较。

表一 10 方言古日母和古疑母三等字音变化率对照表

音节类 方言	古日母三等字音类			古疑母三等字音类		
	古字音数 G _n	今字音数 J _n	变化率 CRAZ	古字音数 G _n	今字音数 J _n	变化率 CRAZ
北京	39	27	0.30	37	29	0.21
济南	39	28	0.28	37	27	0.27
苏州	39	32	0.17	37	36	0.02
长沙	39	29	0.25	37	34	0.08
梅县	39	33	0.15	37	30	0.18
南昌	39	31	0.20	37	30	0.18
阳江	39	27	0.30	37	25	0.32
广州	39	31	0.20	37	31	0.16
厦门	39	36	0.07	37	41	-0.10
福州	39	24	0.12	37	41	-0.10

2.3 多个字音类的历史比较——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

⊙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因为古字音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确定的,因此要观察这些古字音类在今天方言中的今读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观察这些古字音类今读之间是否会发生合并。如果合并了,说明方言音系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果仍然有别,说明这些字音类存古性较强。同样是古字音类今读之间的合并,其中也有程度的区别,有的完全合并了,多数情况只是部分合并。为了有效说明古字音类今读在汉语方言中的分合情况,我们提出古字类今读合并率这一概念。

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Merging rate of ancient Ziyinlei,简称 MRAZ)指的是古代某一类字音跟另一类字音在今天的方言中是否发生合并,如果合并了,其程度如何。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等于古 A 类字音跟古 B 类字音合并了的今读字音数或古 A 类字音和古 B 类字音今读相同的字音数($A_n \cap B_n$)除以古 A 类字音和 B 类字音今读合并后实际出现的字音数(AB_n),其中 AB_n 等于古 A 类字音今读数(A_n)加古 B 类字音数(B_n)减去 $A_n \cap B_n$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MRAZ = A_n \cap B_n / AB_n, \text{其中 } AB_n = (A_n + B_n) - A_n \cap B_n$$

如果 $MRAZ=0$,说明 AB 两类古字音类在现代方言中并没有发生合并。如果 $MRAZ=1$,则说明这两类古字音类今读在现代方言中出现了完全合并(一般来说字音类很少会出现完全合并)。如果 $0 < MRAZ < 1$,说明这两类古字音类今读在现代方言中只是部分合并,假设 MRAZ 值为 0.3,那就说明这两类古字音今读在现代方言中有 30%的字音发生了合并。

表二展示的是古疑、日母三等字音类在 10 个主要方言点中的合并情况。

表二 古疑、日母三等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对照表

字音类 方言	古疑母三等字音类		古日母三等字音类		古疑日母三等字音类		
	古字音数 G _n	今字音数 J _n	古字音数 G _n	今字音数 J _n	今读合并 字音数 A _n ∩B _n	今读合并后两 类字音的总数 A _B _n	今读 合并率 MRAZ
阳江	37	25	39	27	9	43	0.20
广州	37	31	39	31	9	53	0.16
苏州	37	36	39	32	9	59	0.15
长沙	37	34	39	29	8	55	0.14
梅县	37	30	39	33	8	55	0.14
南昌	37	30	39	31	5	56	0.08
厦门	37	41	39	36	2	75	0.02
福州	37	41	39	24	0	65	0
济南	37	27	39	28	0	55	0
北京	37	29	39	27	0	56	0

从表二不难看出,属于北方官话的北京话和济南话以及闽语福州话疑、日母三等字音今读合并率为零,也就是说古疑、日母三等字音今读在这几个方言中并没有发生合并,闽语厦门话合并率仅为0.02,实际上只有两个字音(音节)发生了合并。仔细分析后发现这两个合并的字音要么是新读,疑母的“虐”字其中有一读为新读 [liɔk ɿ],合并到日母相应的音节去了;要么是误读,日母的“饶”字其中读为 [giau ɿ],跟疑母的“尧”字读音相同,这是“有边读边”的误读。如果剔除这两个例外,厦门话的疑、日母三等字音今读合并率也是0。疑、日母三等字音在其他几个现代方言中都发生了合并,不过程度有别:属于粤语的阳江话和广州话疑、日母三等字音今读合并率最高,接下来分别是吴语苏州话、湘语长沙话、客家梅县话、赣语南昌话。

通过古字音类合并率这个参数可以观察方言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还是以古疑母三等字音今读是否与古日母三等字音今读合并为例,闽语和北方官话没有发生合并,说明这两大方言古疑、日这两个字音类存古性较强;其他方言合并了,说明粤、湘、吴、客、赣诸方言都发生过古疑、日母三等字音合并这一创新音变。根据合并的程度情况来看,这个音变有可能是先在粤语中发生,然后向湘、吴、客、赣等方言扩散。

由此可见,古字音类今读之间是否合并属于定性范畴,合并的程度属于定量范畴。古字音类合并率这一参数既可以反映字音类之间是否发生合并这类定性特征,也可以反映两个合并了的字音类其合并程度这类定量特征。因此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这个参数对跨方言之间的字音比较是比较有用的,如果运用区别特征矩阵的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的情况都罗列出来,从中挑出几

条典型的特征,估计大方言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又会呈现另一番景象。

因此,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是讨论汉语方言之间亲疏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发生相同字音类合并的方言往往比没有发生字音类合并的方言更加密切。这是因为,字音类的合并意味着字音的所有成分(声韵调)都趋同,这种趋同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它比单纯的音类合并更为稳定。发生相同字音类合并的方言意味着它们的关系更为紧密,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享过某些创新性的语音特征。

⊙古音类今读合并率。受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的启发,我们还可以把合并率这样的概念运用到音类的分析上,因此顺便提出古音类今读合并率这一概念,以方便跟古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做比较。古音类今读合并率(Merging rate of ancient Yinlei,简称 MRAY)等于古 A 音类跟古 B 音类今读合并了的音类数或 A 音类和 B 音类今读相同的音类数($A_n \cap B_n$)除以古 A 音类和 B 音类今读合并后实际出现的音类总数(AB_n)。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MRAY = A_n \cap B_n / AB_n$$

如果 $MRAY=0$,说明 AB 两类音类在现代方言中没有发生合并;如果 $MRAY=1$,则说明这两类古音类今读在现代方言中完全合并了;如果 $0 < MRAY < 1$,说明这两个古音类今读在现代方言中只是部分合并,假设 MRAY 值为 0.3,那就说明这两个古音类今读在现代方言中有 30%的音类发生了合并。

如下节的表三和表四分别列举了古非、奉母和古志、职韵在 7 个权威方言中的今读合并率数据,其中广州和厦门志韵和职韵的合并率为 0,其他方言志、职韵的今读合并率在 0 和 1 之间,说明古志韵和古职韵今读在广州话和厦门话中并没有发生合并,在其他方言中则发生了部分合并。长沙、梅县、厦门古非母和古奉母今读合并率为 1,其他方言古非奉母的今读合并率在 0 到 1 之间,说明古非母和奉母今读在长沙、梅县和厦门这三个方言中已经完全合并,在其他方言中只是部分合并。

参 汉语方言字音类比较的程序与例释

3.1 汉语方言字音类比较的程序

如何开展方言间的音类比较,方言学界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并根据字音类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归纳起来,开展汉语方言字音类的比较可按以下程序开展:

第一,选择适合比较的两个或多个古字音类。选择意味着需要运用我们已知的

一些音韵学或方言学知识对需要比较的古字音类进行筛选,尽量选择那些区分度较为明显的字音类分合特征来进行比较。同时也尽量避免使用那些由单一古音类分合所造成的字音类分合特征,这样就可以避免跟方言音类比较重复。譬如古帮母字音类和滂母字音类一般情况来说较为稳定,很少跟其他字音类合并,比较的时候就尽量避免使用这些字音类。而古全浊声母字音类和古人声字音类在方言中变化较大,其变化不仅跟古全浊声母或入声调有关,还跟阳调或入声韵尾有关,比较的时候可重点关注。

第二,观察选出的古字音类今读之间是否发生合并,如果有合并现象,留意那些合并了的字音,尽量排除那些由于古代有两读,但在方言中只有一读的字音。譬如中古“重复”的“复(複)”跟“复原”的“复(復)”读音不同,前者是屋韵非母字,后者是屋韵奉母字。很多方言只有非母的读音而没有奉母的读音,计算合并率的时候就需要把这种情况剔除。同时也尽量排除那些训读或误读的字音。

第三,参考历史文献上记载的相关字音类的合并时间,探讨方言之间字音类合并的相对时间,这将有助于我们大致了解方言字音类出现合并这类创新音变的起始时间。汉语使用者对字音的感觉是很敏感的,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是否同音,几乎会说汉语的中国人都能分辨得清。因此类似《颜氏家训》所记录的“钱”读如“涎”之类的字音合并资料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它反映了古从母和古邪母这两类字音的合并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在南方出现了。我们在做汉语方言字音类比较的时候应充分利用古人所记录的这些有用的材料。

3.2 汉语方言古字音类今读比较例释

下面以古字音类今读的分合情况为例,来看看方言间该如何进行古字音类的比较。为方便跟古音类的今读分合情况做比较,我们同时列出与古字音类相应的古音类的今读分合情况。我们选了三组例子来进行说明,分别是:古非、奉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古志、职韵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古船、书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方言点则在七大方言的框架下分别选取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方言,分别是:北京(官话)、苏州(吴语)、长沙(湘语)、南昌(赣语)、梅县(客家话)、广州(粤语)、厦门(闽语)。

⊙古非、奉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比较。

从表三提供的古非、奉音类及非、奉字音类合并率的数据不难看出,古非母和奉母今读在音类层面是否合并以及合并的程度如何,跟古非母字音类和古奉母字音类今读的合并情况没有必然的正向联系。譬如梅县话和厦门话古非母和古奉母今读在

音类层面已经完全合并,但在字音层面只有很少的几个字音发生合并。北京话的古非母和奉母的音类今读合并率虽然较低,但是其相应的古非母字音类和古奉母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在这7个方言中却是最高。从定性的角度来看,古非、奉母音类及相应的字音类今读都有合并,只是合并的程度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古非、奉母及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就不大适合用来作为历史比较的重要语音标准,因为它们之间的区别性不是很强,主要体现在程度上而非有无上。

表三 7方言古非、奉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对照表

字音类 方言	古非母和奉母音类			古非母和奉母字音类				
	古非母 今读	古奉母 今读	古非奉母 音类今读 合并率	古非母 字今读 字音数	古奉母 字今读 字音数	古非奉字 音类相同 的字音数	古非奉字 音类合并 后字音数	古非奉母 今读字音 合并率
北京	f/p	f/ph	0.33	26	17	10	33	0.30
长沙	f/x/p/ph	f/x/p/ph	1	19	22	8	33	0.24
南昌	f/p/ph	f/ph	0.66	20	21	7	34	0.20
苏州	f/p/v	v/b/f/ph	0.28	21	22	3	40	0.07
梅县	f/p/ph	f/ph/p	1	30	27	4	53	0.07
广州	f/p	f/p/ph	0.66	23	25	3	45	0.06
厦门	p/h/ph	h/p/ph	1	35	37	2	70	0.02

◎古志、职韵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比较。

表四 7方言古志、职韵及其相应的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对照表

字音类 方言	古志韵和职韵音类			古志韵和职韵字音类				
	古志韵 今读	古职韵 今读	古志职韵 音类今读 合并率	古志韵 字今读 字音数	古职韵 字今读 字音数	古志职字 音类相同 的字音数	古志职字 音类合并 后字音数	古志职韵 字类今读 合并率
北京	ɣ/ɿ/ɿ/i	ɣ/ɿ/i/y/ai	0.50	11	17	5	28	0.21
长沙	ɿ/i/ɿ	ɿ/i/ɿ/y/ie	0.60	14	14	4	28	0.16
南昌	ɿ/i/ə/ɛt	it/ə/ɛt/yt/i	0.50	16	17	4	33	0.13
苏州	ɿ/ɿ/i	itʔ/ɿʔ/ɿʔ/ yɿʔ/i	0.14	11	14	1	25	0.04
梅县	ɿ/i/a/ɛt	it/ə/ɛt/at	0.14	12	17	1	29	0.03
广州	i/ei/øɣ	ɿk/ɿk/ak/it	0	13	15	0	28	0
厦门	i/ai/u/ e/i	ɿk/at/aʔ/ it/iaʔ/iʔ	0	23	23	0	46	0

古志韵和职韵字音类今读的分合情况跟古志韵和职韵今读的分合情况相关度就很高,总的来说,志职韵的音类合并率高,则其相应的字音合并率也高,如北京、长沙、南昌的古志、职韵音类今读合并率较高,其相应的字音类今读合并率也高;若志、职韵的音类合并率为零,其相应的字音率也为零,如广州和厦门古志、职韵的音类合并率

为零,其相应的字音类合并率也为零。这类古音类及古字音类的分合可以有效区分方言,因此在方言间进行语音历史比较的时候就适合拿来作为语音条件或参数。不过因为这里的音类合并率和字音合并率相关性很强,这种情况下一般只需比较其古音类今读的分合情况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③古船、书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的分合比较。

表五 7 方言古船书母及其相应的字音类今读合并率对照表

字音类 方言	古非母和奉母音类			古非母和奉母字音类				
	古船母 今读	古书母 今读	古船书音 类今读 合并率	古船母 字今读 字音数	古书母 字今读 字音数	古船书字 音类相同 的字音数	古船书字 音类合并 后字音数	古船书字 音今读 合并率
北京	ʂ/tʂh/tʂh/ ç/t	ʂ/tʂh	0.40	18	33	6	42	0.14
长沙	s/ç/tç/t	s/ç/tʂh	0.40	20	34	5	49	0.10
南昌	s/tʂh/th	s/ç/tʂh/ts/ŋ	0.33	13	35	2	33	0.06
梅县	s/th	s/tʂh/ts/ŋ	0.20	15	40	3	37	0.08
苏州	z/d/tʂh	s/tʂh/ç	0.20	12	29	0	41	0
广州	f/tʂh/th	f/tʂh/tʂh/th	0.75	17	40	0	57	0
厦门	s/ts/t	s/tʂh/ts/l	0.20	22	63	0	85	0

从表五可以看出,古船母和古书母这两个音类的今读在北京、长沙、南昌、梅县、苏州、广州、厦门这7个方言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音类合并,其中广州话的古船、书母音类今读合并率最高。但是跟古船母和古书母相应的古船母字音类和古书母字音类只在北京、长沙、南昌和梅县这4个方言中发生了合并,且合并率都不大高;而苏州、广州和厦门的古船、书母字音类却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合并。类似这种古字音类今读分合在方言中明显有别且跟相应的古音类今读分合不一致的情况特别重要,在进行古字音类比较的时候就需要选择这类字音类今读分合标准。这类标准找得越多,就越能揭示方言间在字音类分合上的异同,对我们了解字音层面的音系变化就越有用。我们建议在进行汉语方言第一层级的分区或比较时,应尽量使用这类字音类的分合标准。

肆 字音类在方言历史比较中的地位

汉语的语音有“音位(音类)—单音节(字音)—多音节(语流)”等层级,以前汉语语音的历史比较非常重视音位或音类的比较,对音节层面的字音类比较不够重视。如前面几章所述,字音类跟音类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它们在音系中的作用是有所

不同的。字音类在语音韵律层级上要高于音类,因此音类的比较不能完全代替字音类的比较;相反,字音类的比较可以涵盖音类的比较。我们认为字音类在汉语方言语音的历史比较中具有重要的价值,理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字音在汉语语音层级中的中枢地位以及字音类在汉族人语音感知中的重要作用。字音是汉语最小的句法韵律自由单位,因此,它在汉语的语音层级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许多音类层面以及语流层面的语音演变都受字音的影响或制约。字音还跟语义构成汉语语法中最基础的一个单位——语素,因此字音也是汉族人最容易感知到的一个语音单位。普通人不一定能感受到音类的不同,也不一定准确告知一个句子里究竟有几个词,但是一般都可以感受到字或字音类的差别并能准确告知句子里的字音数。古人所编的韵书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字书,中国历朝历代之所以特别重视韵书的编撰,其实早就看到了韵书在人们学习和应用中的重要地位。汉语方言调查之所以特别重视同音字表的制定和核实,也是充分利用了字音类的重要性以及它在人们认知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切韵》系韵书所体现的中古字音类框架为今天方言间字音类的比较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参照系。古人对汉语的字音早有分类,每一个字音都可以通过声、韵、调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字的字音类,每一个字音类之间的关系都清楚了。在进行汉语方言间字音类比较的时候完全可以利用《切韵》系韵书这个字音系统,看看这些字音类在今天的方言之中是否发生字音类合并,如果合并了,其合并的程度怎样等。这样的比较要比单纯利用今音类所划分出来的字音类之间的比较高效得多,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字音类的稳定性要强于音类和音值,故发生同样字音类分合的方言要比没有发生字音类分合的方言更加紧密。大家都知道,音值其实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同一个方言内部都可能会存在差异。譬如微母字的实际读音,讲北京话的老年人跟年轻人口中的发音可能就有区别(有的发w,有的发v)。音类由于受音值的影响,也较易发生变化,如古全浊声母的今读,在汉语中就有较多的读音类型。但是字音类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容易变化,如古全浊声母在汉语方言中虽然很多时候已经跟全清或次清声母合并了,但是古全浊声母字跟全清字和次清字在南方的多数汉语方言中还是井然有别的。因此,字音类的分合更能显示出方言区的一些重要特征,尤其是一级大方言区的区域特征。

第四,古字音类在方言中的今读分合情况能够很好地显示出汉语语音的演变及其先后。这不仅是研究汉语史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各个方言的分化时间